



九度空间

THE NINE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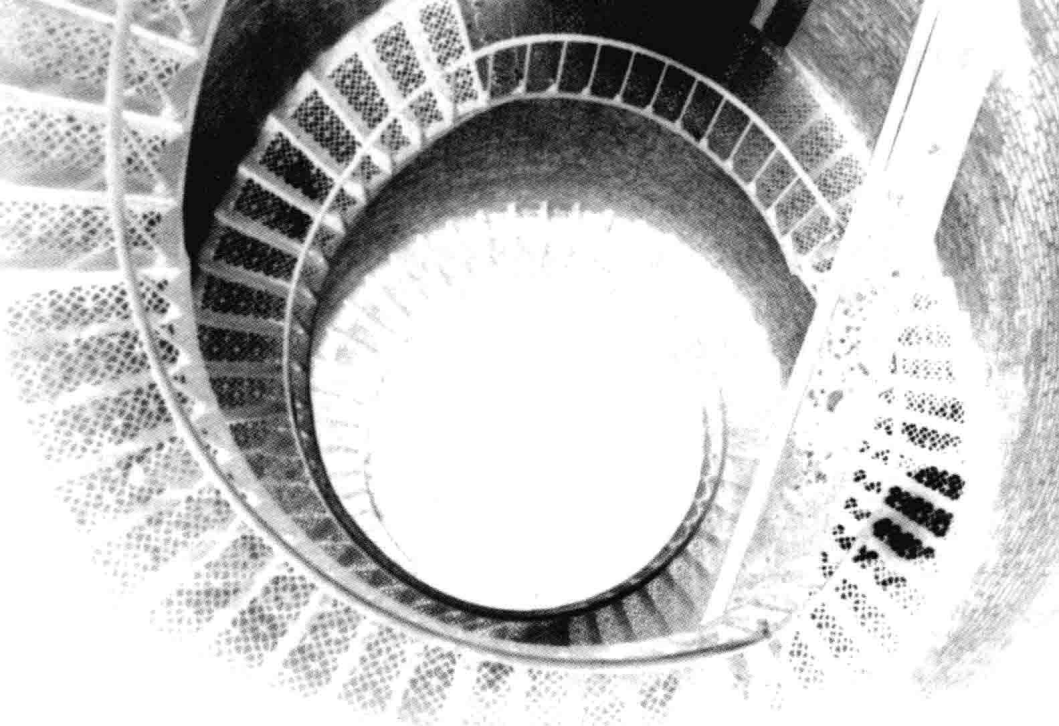
第Ⅱ季

赤蝶飞飞 著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搜九度空间 发送至 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九度空间

THE NINE SPACE

第II季

赤蝶飞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度空间 / 赤蝶飞飞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59-9432-4

I. ①九… II. ①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1264 号

九度空间

作 者: 赤蝶飞飞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王 萌

封面设计: 肖 杰

复 审 人: 刘 旭

责任校对: 樊 秀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432-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关注赤蝶飞飞微博（<http://weibo.com/273065599>），并在本系列书完结前猜出谜底并说明依据者，均有机会获得《九度空间》系列签名版全套珍藏本！

※ 作者承诺：该系列书主线结局绝不以“精神病”“幻觉”“人格分裂”“催眠”以及外星来客、鬼怪灵异等非常规元素作为解密利器，欢迎监督！

第四个故事 重度感染 / 001

001..... 第7区	041..... 双胞胎姐妹
004..... 恶疮	044..... 太平间
006..... 怪象重现	046..... 嘶嚎
009..... 酷刑	049..... 归云庄
012..... 十四天	051..... 面见族长
014..... 告诫	054..... 药方
016..... 照相馆	057..... 古庙
020..... 预兆	060..... 竹牌
022..... 第四个	063..... 绝地反击
024..... 隔墙有耳	066..... 拨云见日
026..... 唯一的幸存者	070..... 关键人物
028..... 私信	073..... 杀手
030..... 敏珠	076..... 真实身份
033..... 监控录像	078..... 无忧丹
035..... 重度感染	081..... 命运的裁决
038..... 清水村	

锥刑 / 084

第五个故事 恶童日记 / 104

- | | |
|------------------|-----------------|
| 104..... 蛇皮袋 | 137..... 失踪宠物 |
| 106..... “丧”童 | 140..... 旧鞋 |
| 108..... 垃圾洞内的孩子 | 142..... 熟悉的陌生客 |
| 111..... 要害 | 145..... 姜饼娃娃 |
| 113..... 家访 | 147..... 跟踪 |
| 115..... 恶作剧 | 150..... 凶画 |
| 118..... 警告 | 152..... 遗漏的镜头 |
| 120..... 反光 | 155..... 保胎 |
| 123..... 爆炸 | 158..... 重操旧业 |
| 126..... 元凶 | 160..... 日记本 |
| 129..... 魅影 | 163..... 罪业 |
| 131..... 监控 | 165..... 火焚 |
| 134..... 鼠患 | |

谁杀了谁 / 169

第六个故事 惊魂来电 / 187

187..... 神秘听众	228..... 七号档案
191..... 威胁	230..... 凶间疑影
193..... 应验	233..... 说客
196..... 因祸得福	235..... 专家释疑
199..... 交易条件	238..... 内线
201..... 账户名	240..... 宁小川
204..... 将计就计	243..... 旧照
207..... 感染者	245..... 主任之死
210..... 陷阱	248..... 老街区
213..... 故友	251..... 涅槃重生
216..... 提醒	254..... 始作俑者
219..... 二次伤害	257..... 补充材料
223..... 无效谈判	261..... 诀别
225..... 共济会	

粉丝的挑衅264

重度感染

第7区

打发走最后一名病人，金萍惬意地伸了个懒腰。看看表，下午四点五十。

窗外下起了小雨，看样子不会再有人造访。她摘下挂在衣架上的外套，拿过桌边的提包准备提前收工。今天是她妈妈六十岁的生日，她已经连续几年错过妈妈的生日，今天务必不能耽搁。

关灯，拉开诊所的门，赫然发现外面站着一个人。楼道里没有亮灯，只依稀看出来者是个男子，年约三十出头，中等个子，一手握着把黑色的雨伞，一手抬在胸前，看情形是准备敲门。

“很抱歉，我已经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可以吗？要不这样……”金萍取出一张名片递过去，“晚上九点至十一点，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我。”男人没有接她的名片，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的声音听起来略显沙哑：“我是受人之托，请你务必帮个忙。”

这个理由简短但很充分。可金萍的心已经飘到了家里：“我真的还有事要办，明天不行吗？”“不行。”对方的回答生硬直

接。金萍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对这样的病人不能硬碰硬，只能顺着走。她有种预感：这将是一单非常棘手的生意，而越是棘手，越能激发她的征服欲。

于是她退回门内，拧亮墙上的电灯，指了指房间中央的椅子：“请坐吧。”对方却依然站着：“不必了，我来，是想请你跟我去一趟。”金萍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有些帅气，又有些冷傲的男人：“你不是来看病的？”

男人的话跟他的脸形一样棱角分明，缺乏柔和的过渡：“我刚才说过，我是受人之托，请你走一趟。”“我好像没做什么作奸犯科的事吧？”金萍耸耸肩，“这家私人诊所开了整整一年，证照齐全，一直在合法营业。”

男人笑了一下，但他的笑不过是嘴角浅浅的抽搐：“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金萍拢了一下长长的头发，微笑道：“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没错，金萍是本市名气颇高的心理学医生，已有数以百计的病人在她的医治下重新恢复健康。虽然他穿着便装，又岂能轻易瞒过她的眼睛？

“看来是我的错了，我该早些说明身份。”男人掏出证件递过去，“我叫葛尚，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金萍接过看了一眼，递还对方：“病人在哪里？”男人把证件揣进衣兜：“武警总医院基因病研究中心。”

三十分钟后，轿车抵达位于市北郊的武警总院。

这个地方金萍从未到过，但听旁人说起过。据称这个“基因病研究中心”是国家有关部门在此特设的科研机构，那里集中了全国最奇特的病例、最先进的设备和最顶级的专家，由武警层层



把守，是普通人的禁区。

驶入大门后轿车一路未停，直开到位于医院第7区的一扇铁门前。把车停好，葛尚下车向门卫出示证件，随后用下巴点了点跟在身后的金萍向对方说明来意。门卫放行，并通过电话向内部传报。

相较医院其余各处，这是一片独立的区域，有三十亩大小，绿树成荫，四周有很高的围栏，但未见武警巡逻。顺着林荫道走了七十来米，抵达一栋青灰色的四层科研大楼。

葛尚和金萍分别在入口处做了登记，然后沿楼梯上楼。刚跨上楼梯，金萍便嗅到一股淡淡的类似于福尔马林的味道，气味自楼梯转角飘来。在医院待过的她不难知道，一楼是存放尸体的太平间。

上到二楼，在葛尚引领下来到最靠里端的一间病房前，正巧一名穿白大褂的大夫出来。她与葛尚似乎相熟，很默契地推开门让他们进去，随后把门带上。

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内架了四五台貌似高端的仪器，那些仪器非常高大，以致安在它们下面的一张病床显得格外局促。床上躺着一个人，浑身缠满纱布，只露出一双紧闭的眼睛，看不出年龄多大、是男是女。

见有人进来，正准备给病人换药的护士扭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手上的工作。葛尚冲金萍点点头，金萍了然地眨了下眼睛。她朝床边靠近一些，以便了解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人。

护士把纱布自下而上慢慢揭开，露出一具年轻男性的身体。他的身材很标准，肌肉也很结实，可惜全身上下生满了硬币大小



的疮，每个疮都在发炎，流出黄褐色、带有恶臭气味的脓液。整个人就像一颗被剥去麻衣外壳之后满是虫蛀的花生仁。

恶疮

幸好金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否则她难保自己不会惊叫出声，继而扭头狂吐。金萍紧皱着眉头，有些怀疑这个人是否还活着。就在此刻，那人缓缓睁开眼睛，彬彬有礼地冲她打了个招呼：“你好，金大夫。”

金萍惊诧不已：“你认识我？”“是的。”那人慢吞吞地说，即便开口的动作十分微小，下巴和喉结处的疮口还是因肌肉牵动淌出脓液来。“我们见过面，两个星期前，我曾登门拜访。”见金萍实在想不起来，那人喘息片刻开始自报家门，“我叫尹坤，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警员，上次……”

“我知道了。”金萍恍然大悟。没错，两周前尹坤去找过她，跟葛尚一样也是受人之托，委托者是尹坤的上司，名叫程戌。按尹坤的说法，程戌曾办理过一个案子，案中死者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是被绞死的，死相当相当惨。

自打程戌看了少女的死相之后便开始噩梦连连，经常感到脖子上拴了条绳子，绳子越勒越紧，勒得他喘不过气。他看了不少医生，但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最后大夫怀疑是心理问题。

尹坤去找金萍的时候，那位上司程戌已快病入膏肓。等他们驾车匆匆赶到，程戌刚撒手西去。金萍记得很清楚，程戌死的时候面色青紫、双目圆瞪、舌头微吐，分明是窒息而亡。后来法医





的鉴定也验证了这个结果。

由于现场找不到自杀的痕迹，且程戌死前只有他的妻子守在身边，于是警方对其妻展开了调查。然而一番辛苦最终一无所获，程戌的死因至今仍是谜。

当葛尚提到“受人之托”，上述情景曾在金萍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只是没想到委托者居然是尹坤，更没想到的是，短短两周，一个生机勃勃的小伙子竟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看尹坤实在痛苦，金萍只好转被动为主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救我。”尹坤目露期待，嘴唇哆嗦着，“只有你才能救我。”

“可我只是个心理医生。”金萍望着他满身的恶疮，颇为无奈地耸耸肩，“对于你的病情，实在是……爱莫能助。”讲到这儿，金萍转向葛尚，对他说：“你们应该找一些更有经验的外科专家，让他们会诊一下，看是否属于神经系统或免疫上的问题。”

“找过了，各种方法都试过，没用。”停了停，葛尚继续说，“专家们会商后认为，这种症状跟心理因素有关，要想痊愈，光靠药物是不够的，必须给予长期的心理辅导，所以才去请你。”金萍与尹坤对视片刻，抿抿嘴唇应道：“那好吧，我尽量试一下。”

葛尚松了口气。见护士已换完药，将尹坤重新包好，金萍对他们说：“请回避一下，我要问病人几个问题，这个过程须避免任何干扰。”护士端着托盘出去了，葛尚却还在站着。“你也出去一下。”金萍对他说。

葛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朝病床上扫了一眼，略带不爽

地退出。

十五分钟后，金萍从病房出来。

正在抽烟的葛尚掐灭烟头迎上去：“怎么样？”金萍快走几步，拉开走廊里的一扇窗户，把头探到外面，大口呼吸雨中湿漉漉的空气，然后才回答：“初步判断是感染未知病毒，合并有躯体形式异常和知觉障碍。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具体病因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态观察才能确定。”

“能痊愈吗？”葛尚问。

“很难说，但我会尽力。”金萍拨过贴在额前的一缕湿发，“毕竟不是纯心理上的疾病，而且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从今天起，我会隔天过来一趟，给予必要的药物和心理治疗。另外，病人的饮食起居需专人负责，窗户不要总是关着，可以适当晒晒太阳。还有，当着病人的面不要谈有关工作的事，可以给他读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书或放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

葛尚边听边点头。“建议抗生素停止加量，补充一些安神补脑的药物。”金萍从包里取出名片递给他，“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我电话。”

葛尚接过名片，顺势做了个请的动作：“我送你。”金萍用下巴点点病房的门：“不必了，房间里不要离人。”

怪象重现

路上堵车堵得令人发困，回到家的时候，已近夜里九点。

推开主卧的门，见母亲已经熟睡。母亲是斜倚在床头睡着的，两手拿着一张她和父母的一家三口的合影。



从母亲手里取过照片时，母亲醒了。

“萍，咋这么晚才回来？我给你热饭去。”母亲慌忙起身。金萍忙止住她：“不用，妈，我吃过了。你睡吧，小心着凉。”金萍撒了谎。因为母亲有个习惯，她睡着的时候一旦醒来，尤其醒来的时间一长，便很难再次入睡。

“啊，那你也早点睡吧。”母亲身子往下缩了缩，拉过毛毯翻了个身继续睡。金萍在床边站着，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鼻子一阵发酸。自九年前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脑子也不似之前那般灵光了。她曾雇来一个保姆照料母亲的生活起居，但母亲嫌浪费钱，把人给请走了。

今天是母亲六十岁的生日，她说好要陪母亲一起吃饭的，可惜最终还是爽约了。

金萍替母亲盖好毛毯，关灯离开。客厅的桌上留有丰盛的晚餐，她却无法安心享用，而是到厨房取来热水泡了一碗方便面——她习惯用这种自虐式的处罚来平衡对母亲的歉疚。

洗完澡从浴室出来，面恰恰泡好。揭开纸盖，她看到了自己倒映在汤汁里的面孔，那张脸满是硬币大小的疮，每个疮都在流着黄褐色的黏液。她“啊”的一声，差点把碗丢到地上。摸摸自己的脸，却依然光滑细腻。

定睛一看，那千疮百孔不过是汤汁经油和酱料浸染后所制造的错觉。她长长嘘口气，在桌边坐下，拿塑料叉挑起一块泡胀了的干牛肉送到嘴边，不知怎么，尹坤满身恶疮的样子再次浮现于眼前。

她的食欲被干呕替代。跟那碗冒着热气的面面对峙了几分钟后，她终于起身端着纸碗走进洗手间，掀开马桶的盖子。随着哗



的一声，面条卷着泡沫进入下水道。与此同时，她的神情略显轻松，仿佛冲走的还有她脑子里那团凌乱脏污的想象。

躺在床上，金萍毫无睡意，从桌上拿过一本蔡骏的《人间》翻看。她并不喜爱悬疑小说，但喜欢用它来分散注意力，好让自己不再纠结于患者的种种病状。这跟很多人通过看恐怖片来消除郁闷、缓解压力是一个道理。

直看到眼睛酸涩，金萍才熄灯睡觉。不知睡了多久，她感到身上痛痒难忍，于是伸手挠抓，不料竟抠下一大块肉。坐起身，她借助窗口的亮光发现，身上的皮肤如蒸裂的馒头一样向外炸开，肢体边散落着一些不知何时抓掉的碎肉。

金萍惊叫一声，拧亮电灯，那些碎肉消失了，身上皮肤完好无损。“萍，你醒了？”母亲坐在床边。金萍揉揉眼睛：“妈，你怎么在这儿？”“年纪大了瞌睡就少，听你这屋有动静就过来看看。”母亲用袖头轻轻擦拭金萍额头的汗珠，“让你睡前喝点天麻泡的药酒你就是不听，又做噩梦了吧？”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金萍不服母亲的劝说，“别再跟我提那药酒，想起那味儿就忍不住要吐。”“你这孩子呀，总是不听劝。”母亲叹口气悻悻地离开，“时间还早，你再睡一会儿，我去把早餐热一下。”

看看表，清晨六点十分。再无睡意，于是起床。

刷牙时，金萍望着镜中的自己。她年轻、美丽，如同阳光下沾着露珠的花朵。可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自己生满恶疮呢，跟昨天见到尹坤有关吗？其实，上次目睹程戊的死相后，她也产生过类似症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脖子被什么东西勒着，以至于不能穿高领毛衣，再后来甚至连项链也不敢戴了。



如今，她再次出现这种反应，究竟算怎么回事？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金萍草草漱了口，拿过电话：“你好，哪位？”“是我。”听筒里是葛尚的声音，“方便的话，一起吃个早餐吧。”

“你这是在约我吗？”金萍挑挑眉毛，她对这个貌似冷酷的汉子主动发出私人邀约感到十分意外。对方以沉默表示肯定。金萍仔细想了一下，推托道：“我怕时间来不及，八点半我要上班——”

“我就在你楼下。”那边的声音很执着，“打开窗子就能看到我。”

金萍疑惑地推开窗子，果然看见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葛尚就站在车边，仍旧一袭便装，酷酷地戴副墨镜。

挂了电话，金萍快速收拾停当，提着背包来到客厅。

“萍，刚才谁的电话？”母亲从厨房探出头。金萍坐在沙发上换着鞋子：“一个朋友，约我到外面吃饭。”母亲有些失望：“你看，我这饭热好了……”金萍颇感歉疚地抱过母亲，在她的脸颊亲了一下：“晚上再陪您吃饭，这回说话一定算数。”

女儿离开后，落寞的母亲才兀自喃喃道：“你的话啥时候算过数啊。”忽然，她想起了什么，匆匆跑到卧室推开窗子朝下看，见女儿钻入一年轻男子开的黑色轿车，轿车在楼前转了个弯，缓缓驶出小区。

酷刑

这家咖啡厅就开在金萍私人诊所的楼下。



二人在最里端的一个卡台里面对面坐着，看上去就像一对暗地幽会的情侣。

“不愧是做警察的，都摸清我的住处了。”金萍不无讥诮地望着对方。葛尚也不客气：“没这个本事，怎能当上刑侦大队长？”

“哟，来头不小。”金萍颇有些意外，但仍保持着表面的淡定，“你们做领导的日理万机，如此煞费心思找到我，应该不会就吃顿饭这么简单吧？”葛尚笑笑：“当然有事情要谈。”金萍向椅子靠背靠了靠：“关于尹警官？”

这时，侍者端着菜单过来：“二位要点什么？”金萍是这儿的常客，菜单也不看直接说道：“一份肉松饼，一份皮蛋瘦肉粥。你呢？”葛尚愣了一下：“哦，一杯冰咖啡，多放点糖。”金萍歪着脑袋：“别告诉我这就是你的早餐。”

葛尚摸摸肚子：“其实，我在家已经吃过了。”金萍将一侧的百叶窗慢慢拉起：“那干吗约我到这儿谈？”葛尚把她拉开的窗帘重新合上：“三个原因：一、这儿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二、不希望被我的熟人看到；三、这儿人多，免得你感到害怕。”

金萍奇道：“害怕什么？”葛尚以问代答：“你信鬼吗？”金萍先是一怔，而后笑出声来：“真的难以想象，这个字居然会从一个刑侦大队长的口中说出来。你的辩证唯物论白读了吗？”葛尚相当严肃，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味。

金萍想了想，答道：“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常理无法解释的现象，但——”葛尚止住她：“不必讲概念，只说信与不信。”“不信。”金萍答完后，反问对方，“你呢？”

侍者送上咖啡和粥。葛尚端过咖啡，用勺子在杯子里慢慢搅

